

# 竹筒,向高处打开的经卷

## ——纪念青藏铁路开通三周年

李木马

八簇花蕾，八株生长信仰的植物
八根洁白的桥墩生出力量的羽刺
它们均匀用力，举起了两条道路，一道光芒

清晨，湖边的鸟卵还在草窝里做梦
而它们的母亲，那只明代的斑头老雁
刚刚揉开惺忪的媚眼。靛蓝的水
暗含了钢铁，暗含了大海的靛蓝的水
波纹，耐心拓展着对天空圣洁的想象
摇晃着的鸟鸣之上，倒影中的天堂
透过薄雾，我希望端坐湖边的三世达赖和蒙古王
远处，两只鹤，颇长的黑颈诠释着可汗入鞘的弯刀
钢轨的曲线，宛若一位少年苦行的意志
在靛蓝的星空下张开虚空的翅膀

石质的八瓣莲花中心，十朵莲花同时开放
西宁以西，鲁沙尔镇南的莲花山
金瓦大殿在一颗雪粒中闪耀着出世之光
怀揣经卷的宗喀巴，也是16岁
也是从这里南行，也是走这条路进藏
依水而行的唐蕃古道，悠长的驼蹄
是湟水，是棋子一样散落的牛毛帐房，是虔诚的白骨
是塔尔寺银质的月光指引了众生的慈悲航

脚下之路，心灵之路，交叠在苦行和修行者
苦旅中飘摇的心舱。盼路，盼路
盼路、盼路、盼路、盼路、盼路、盼路……
道路，荒原上，随时都可以被风沙抹去的道路
没有自己的尊严，没有自己的模样

德令哈，心灵原版的澄澈天空曾经被远行人
不倦吟唱。尔海，厚日，柴凯，陶力
藤蔓上，纽扣大小的车站，牧民一样的名字
荒蛮之地，站牌上的文字悄然暗含了文明之意 情感之端
是的，只有等到了今天，道路才能以粗壮的手臂张开翅膀
人类，只有从借助石块、木头，飞跃到借助钢铁
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戳起巨人的腰杆，架起擎天的桥梁

我躺在了这里，为了道路延伸的梦想而躺在这里
和那么多战友、工友一起躺在这里
我们不是死在这里，不是倒在这里，而是——躺
让岁月风干了身上的水分，变成不朽的枕木
但我们随时准备着在一声汽笛的感召下
瞬间复活，大吼一声！继续拿起道镐，端起风枪
关角山隧道，狰狞凸凹的石壁水滴垂落
那坚硬的石头柔软的石头滴出眼泪的石头
还珍藏着多少壮士塌方时呐喊相呼的影像

苍山如海，晚霞，还是当年火红的模样
血色长藤，簇拥的蓓蕾向高处节节绽放
天峻，高天险峻啊，蒙雾为登天的长梯
曾经好长一段时间，西宁至格尔木之间运行的列车
总会经过烈士陵园时长鸣不已
——那既是向勇士们的敬礼
又是钢轨向前延伸的呼唤与渴望
（回望遥远处，一列征战的马队在湖水而上
月般般的弯刀闪现蓝光。历史，总是重叠着巧合与邂逅
竟然是溯河而上的蒙古骑兵，发现了
荒原中的格尔木——一个河流密集的地方）

察尔汗，我在上升的大海存留晶莹的灵魂和思想
对于饱含血汗之味的海水而言
盐，是坚守到最后的战士。骨头碎了
味道十足的精神还一直闪光。一位老诗人
正是当年修路的战士，在他激动而颤抖的嘴角
盐壳上葡萄前进的长梯让一道长虹跨过了死亡之疆
的确没有什么，能拦得住钢轨里哗哗的水声
向着高处，竹筒，一部经卷慢慢打开
向着高处，向上。向着高处，向上……

开往格尔木的火车上，邂逅两位上师
羊肉、茶叶、酥油、糌粑，宝贵的经卷装满了行囊
透过车窗，我真的看见了连日的夸父，执戟前行的
法显和玄奘。那一卷史册中的第一根竹筒
让汗和血浸润得酡红、锃亮
我巧遇了半个世纪前，那位名叫慕生忠的将军
在格尔木插下了他执署的手杖
“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就是从这个名叫格尔木的地方，那根手杖入土成林
就是从这个名叫格尔木的地方，人类
第一条通向高原的道路啊，在沙盘和地图中
血管一般攀上了青藏——红铜的脸膛
（地图上那红红的青藏啊，也是一瓣莲花的模样）
2001年，西宁铁道第一期勘测设计的家属楼里
一位耄耋老者轻捧着长髯，凝视西天与我感叹
“当年我们坐着周总理批给的军用吉普车
第一次踏勘青藏高原……慕将军啊
咳！啥也别说了……好险识！好气魄！好酒量！……”

耐心的风，在耐心地恢复我的知觉和思想
我原是一具睡在路边的白骨，因为某一滴雨，某一缕风
某种启示、感召、使命与因缘，在四十年前
又把炽热的血肉披挂在祖先赐予的骨头上
我看见秋风，顺着祁连山南坡抖落漫天的斗篷
（似大地上的一场戏剧拉开了天幕）
我看见亢奋的驼骨和骷髅纷纷起身，推推搡搡
它们抖落了前朝的砂砾，几百年后
重新活动的骨节雷电般喀喀作响
它们奔走相告，争当开路者的路标
甚至，那些让风雪擦去脚印也纷纷返回
它们死而复生，愿为后来者导航
一个汉子在工地上倒下去
一个汉子又在墓碑上站起来
几十年之后，当第一趟开通的列车经过这里
他们永远年轻的名字还在石碑的四痕里
借助朝阳和月光朝这边探着头深情凝视

在高原，任何一座山顶都形如莲苞，任何
从容来去的神灵都会暗示万物

无悔的付出总会换来丰厚的报偿
是啊，环绕一条向高原输血的动脉
多少干燥的地名开始润泽、发亮，无数
牧帐里的莲花柒然开放——啊，那铁皮火塘
烤热了多少期盼福祉的险庖
青海钾肥厂，锡铁山铝锌矿，青海铝厂，青海油田
格尔木炼油厂，茫崖石棉矿，柯柯盐厂，西宁钢厂
还有龙羊峡、李家峡……一条古老的河流
与一条钢铁的河流交汇、砥砺、激荡
以无形的能量与情怀，奏响大青海秘境中神奇的
交响

一部竹筒打开了，一部打开的竹筒溯流而上
开始了丰富教义和书写典籍的慈悲航

### 在翠绿的祥云下

藕，冥思黑暗的哲理；荷叶，遮挡耀眼的光芒
我在铁轨伸延的长河中奔走
我在汽笛开花的大气里游荡
我用抽象的芬芳朝梦境弥漫花粉
我以铿锵的脚步向高处的远方铺展梦想
南山口，我是喜欢的。甘隆、纳赤台、小南川
五珠峰、望昆、不冻泉、楚玛尔河、五道梁
一块块溪流中可以落脚的石头，我都是喜欢的一
块铁，一块石头跃上高音的琴键
格尔木，昨日一个想象中的终点，今天
又重新成为同一条道路出发的地方
轨排场的螺丝也是多情的，一尊尊跌坐的佛陀
碧蓝的油脂在智慧的旋梯上徜徉（那也是一条河流啊）

南山口，敬逢车间，神山衣襟下的金属道场
一位来自远方的钢铁信徒，虔诚蹲跪，为铁做媒
让铁中的力量相爰，让他们生出力量的孩子
让力量的小树长大成林，并肩挽手，上青藏
硫磺和石蜡的气味也是可以请到诗中来的
它们来帮我们，浇灌螺拴的幼苗，亢奋生长
透过料堆，轨排的天梯，平板车上的钢梁
透过铁，操纵台车上，按钮上姑娘的手指
轻轻启动了太空中一条河流的欲望
另一条道路那头的敦煌，也一定看见了这里
丝绸之路的身边，又诞生出一条钢铁之路
——中间，隔着漫漫风尘上不走的千年沧桑
我看见两朵高原红，飞上了她的脸庞
我看见下凡的凌波仙子，两道丝带上铁锈红的霞光

高处，空旷。高处，寒凉
无数条河流，约定在第一滴冰酒中开怀梦想
“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骋涛”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
此刻，涉水而上，被风吹飘的屈原于波底复活
我惊诧于诗人两千年前的预言——
车盖上硕大的荷叶是一片翠绿的祥云
车辕是两条龙龙幻化成神驰的铁轨
低沉的目光，坚定，忧郁，在远古的竹筒上
早已暗含了金属的成分，骨髓和气息中玉英的安祥

前瞻，回望，踌躇，徜徉
我喜欢长长的路基——这温柔而委婉的长城
每块石头都是一个棱角分明的汉字
每时每刻，它们都在变换着诗句的组合
都在坚定地表达着柔情万种的未来和以往
我喜欢站在这里，另一个我也喜欢站在这里
我站在我的肩上，亿万个我水藻般簇拥成风
迎迓一头幼狮，率领钢铁的马队攀越山梁
它头顶上呼喊的花朵和令大地颤抖的脚步
是否唤醒了高原封冻亿年的耳膜

哦，的确是这样的，上苍，把一块喜欢作诗的石头
诞生在这个国度铁轨发芽和生根的地方。关于
桥梁和钢轨，二十多年，我写下不少心爱的篇章
在石砾的小屋桥墩的城堡钢轨的长廊
安睡着一个年轻人的力比多写真、重金属梦想
一座花园钢柱铁叶一个迷宮九曲回廊
一片极地辐射的强磁，编织的意象簇拥着进驻心房
的确，我可能是为它们托生的，在工地
那铁质的呼喊甚至叫骂，都让树叶般的耳朵
听起来，如菩提顷证的，天风那般舒畅

有时，我是工地上块亲近钢铁的木楔
有一台夸夸其谈的机器，一个敞开怀抱的土筐
有时，自己在自己身上钻孔，自己拧在自己身上
有时，自己焊接自己的骨头，自己把自己的伤口磨亮
自己，用8号铅丝把自己的放纵捆绑
有时，攀到高处东张西望。有时快乐地
跳进桩孔的洞穴——快乐地，自己把自己埋葬
普通的人，普通的手，顺着迢迢天路
顺着掌纹里的地图，顺着红色的箭头
顺着你的钻头、镐尖，攀缘，下潜到幽灵居住的地方
一部竹筒，一部蓝色的竹筒立体地——打开了

昆仑之坡，攀上了大地最高的一级台阶
冰清玉洁，天上宫阙，遣世独立
万山之宗，雪峰凜冽，云群安祥
神话的源头，低垂的星星混迹于大地上的灯火
星风的手势顺从了山峦的曲线
一块石头的前世、一块铁的倒影中，一丛神泉的花朵
都隐藏着生灵和神灵双重的影像

前进，我拉动透彻无边的丝绸，用虔诚的十指
喚醒上面的图文。
飞翔的短皙里怀念生命漫长的感伤
无穷尽地打开自身吧，我向前、向前
我喜欢下意识、略含惊喜地回眸一望
我是一片竹筒，漂流、弯曲，变形，夸张
透过层层的时间之帷，透过漫漫的空间之帐
我看见了彩虹如一片花瓣的筋脉
我看见经天纬地的钢铁之花
只有到这个时代，才尽情地张开了翅膀

格尔木，版图上一枚关键的棋子
胡杨般亭亭玉立在无涯的沙蓝之上
东：遥望西宁。西：直抵浩大新疆
北：柴达木盆地，察尔汗盐场。南：跃过昆仑进藏
甚至，我看见里格尔站台上的铜雕
——那从汉代出发的马路飞燕
汗血马：戴着星月华年，以蹄铁磨亮千年时光
龙雀：张开传说中飞得最快的翅膀
对速度和道路
多么生动的表达，多么具体的渴望

高处，空旷。高处，寒凉
一个微凉的幽灵游动在山峦间稀薄的大气中
我、我们来到这里，借助一颗螺丝，一根钢轨
一张发蓝的图纸，一个眼神，一个梦想
一条从沙盘中走下来的大路
裹挟着多少需要化解的题目呵
透过总指挥长的镜片——关山一片苍茏

### 乘上小小的银鞍，我是虹

我是铁。我是汉代，南阳。我是那位名叫杜诗的大守
借助水车的力量从石头中唤出的铁
我看见一种来源于石头的伟大物质由生转熟
组合、烘托、裂变，构筑出想象中才有的
力量的巨大图腾。
我感受到了，严丝合缝的铁之间，力量那宽绰的道路，
奔涌其间洪流那般豪放
我看到晚清，第一截真正意义上的钢轨
铺在了我的家乡，唐山——胥各庄的路基上
我看见千年的钢铁之梦，百年的
钢轨之梦，只有到这个时代才尽情张开的翅膀

到来，我是第一个踏勘者迈向高处的脚步
到来，我是第一台巨钻头尖上的金刚之弧
（圆筒，饱满，也是一颗莲子的形状）
到来，我是种植在第一座桥墩身下的孔桩
巨大的钥匙，挟带着强悍而野蛮的风度
插进去，插进去，插进去……（亮处和暗处
所有的正义与邪恶之神不约而同地为它加持法力）
它要被动高原的厚重之门，在白鹰俯瞰的瞳孔
一条道路的巨大拉链，将打开多少心扉未启的事物

到来，山冈上看火车的男孩暂时眨动着失望的眼睛
到来，我是拥有现代体形的神灵的派遣者
我是制氧机微小的部件和灵魂般的中枢
神鸟旋转着羽翅，在吝啬的空气里捕捉透明的水母
我是花粉，在恐龙的脖颈里生成纯氧的水柱
我是神奇的喷泉，比累更轻盈的音符
我在你、我、他血管的隧道里弥漫，奉献看不见的付出
高原，借助冲下坡地的一场大风而张开张风凉的怀抱
南山口到不冻泉，昆仑之侧的峡谷
越过昆仑，越过堙口最高的龙骨
圆圆的桥墩（空心的莖），舞龙者的巨臂从视线里探出
夜间的车灯中恍惚瞥见钻出大地的巨人
不知深浅的铁，义无反顾跌跌撞撞的铁
幼稚的铁，满怀真诚和自信的铁
谨慎的步履中暗含几丝隐忍、谦卑和踌躇

跨上昆仑的钢铁战士，停下来喘息了一会儿
以云朵和远处的红柳擦拭脑袋里的油污
卸掉了灰尘和累赘之后，身体发轻，脚卯变浅
竹筒呈半透明状（两端磨圆的断纹凝滴着甘露）
时间之中的时间，道路之上的道路
行走和飞翔之时的快感是让人心虚的
穿过开心岭，五道梁，跨越将军一个个即兴的命名
穿过横亘在现实与神话之间的一条通天大河
穿过桥栏上的鹰、麻雀、乌鸦，那密集、友好又羞愤的目光
穿过水晶的宫殿，穿过昆仑底部的长廊
穿越静默的谶语，冻土里冰清玉洁的硕大露珠
向上，向上。
一部竹筒瞬间放大成大天梯

穿过巨兽圆润的背脊，穿过晶莹的盔甲和雕塑
穿过早晨的一粒霜，穿过一粒霜中的黎明
藏羚羊踟蹰的剪影。穿过它直指孤星的悲伤之角
穿过踟蹰在队伍后面的那个小傢伙
耳梢的几棵嫩毛猴蕨托起的晨阳朝露
穿过镜头中水草一样上升的地气
和大气托起的雪峰之顶湛蓝微紫的虚无
那亢奋、忘志，那夫采斑斓的迷团
那峡谷移动着的阴影和死亡之翅膀
那阴影中往昔的锈斑和关于坦途的渴望
那哗哗的诵经之声啊，那漩涡中力量的花骨朵

将道路一圈圈缠绕在法器的铁轮之轂
车窗外，一条远古的小路被丢在那里
似时空褪下的蛇衣在风雪中飘忽
地震留下狰狞的岩裂，极地上闪电的道路
昆仑的脊线，还在缓慢地抬升着一片高原，一片大陆
它以自然的形式，暗示出一条路蜿蜒攀登的走向
我的眼睛石头的眼睛流水的眼睛伸长脖颈的
草和炊烟的眼睛，都提前望见了氤氲之上
一条从大地上跃起的河流携带浩浩的船队
委婉，沙般殷抒情的庞大动物
让静止的山峦在钢铁的奔跑中产生了动感
它舞动着风，舞动着风绣在谷地河套里的
风的裙边、时间的水纹、岁月的花朵

钢铁在劳动。高处，太阳的齿轮旋转
道路在成长。大地对高原的爱
以简洁而坚决的方式同我们一起攀登，一起上路
开始羌叻河流、山脉和沿途的每一块石头
我们这些亲爱的铁、金色的发电机（携带神力）
脚手杆、卡车、旗帜、旋挖钻机、混凝土、……
当然，还有牦牛、野驴、鹰、乌鸦、藏羚羊、银狐……
合掌朝天的并架，默默向西祈祷、祝福

这乐器，从天空向大地深处垂下了琴弦
对高原万物，这是飞扬的神曲
这是白唇鹿报幕的全新的开场，全新的节目

奔走，奔走——道路随着时光生动起来
名唤楚玛尔的一道大河，哗哗的波浪抖开透明的画布
在这里，道路用力弯曲着身子
77座桥墩，在夕阳中托举着龙骨——那音符的弧度
另一条河流要与它十字交叉，在天上画出彩虹
坚实的彩虹跨水越雨，溢彩流苏
大山，佛陀的倒影是虔诚的
群峰沉降，它宗教的蓝蓝之袂
虔诚而执著的钢轨来了。从天而降
第一架支在荒原上的三足怪兽
睁大了经纬仪上旋转史前生物凸起的眼球
（也是一颗莲子要在高处栽种什么）
测绘的脚步如外星人突如其来的足音
安营的帐篷在荒原的背景下，像寂灭的星星
（其实它暗藏着天火/弱小而孤独
比选，在图纸的筛子上上选择
扬弃，在坚硬的大海中寻找道路
亿万双眼睛，几十年时光，三代人脚步
于是，凝固的空气才被开工的喇叭声搅动
封存亿年的土层才张开如花的口型
——啊，我看见了打桩声中的可可西里
因欣喜，因亢奋而浩然振荡的胸脯

神灵的领地，自然要接纳神灵的估护
钢轨、石头，这是奥义中的道路深情的给予
辉煌，炽烈，千姿百态，默不作响
在坚硬的梦醒之缘，力量的长旅虚拟又具象，
吝啬又大度
空气纯洁，可以畅饮。天空与大地的缝隙
幸运的走廊，力量相挽而成的林带风姿绰约、琳琅满目
我是钢铁，我还是由其衍生的精神和力量的分子
我是石子，任小小的力量向下扎根、向上伸展
我是鲁班挥动的神斧我是大高肩上的锯头
我是一把普罗米修斯的扳手，睡在民工的衣兜
——上面印满了神灵和劳动者的指纹
我试图拧开火阀，释放光芒，粗糙的手掌上粘满油污
我是一块金属擎起的石火，磨砺一根针
以铁，以钢，以轨端上“工”字的模样
以钢轨的锋芒将苦旅隔阔的时空飞速缝补

很多事物在等我，在木料、石头、钢铁
和钢筋混凝土之中。
很多事物在等我，顺着金属的藤蔓
去发现一个世界，发现那生死命途的妙处
在可可西里的冻土里，在薄薄的保护层里
石子、沙子、钢筋沉睡，而我在其中醒来
——把逻辑、结构、团结的妙谛深深领悟
啊，钢铁铁，石林中，沙砾中，那丰饶的领地
那蝌蚪般滑动的精灵，让我们伸出颤抖的手
把人类的一种意志力，嫁接在岩石、沙土
到来，动漫般延长的脚趾朝着暗处深入，
挟带着决绝的快乐
一头扎下去，在窒息和死亡的领地亲近土层中的冰粒
向可爱又可憎的朋友汲取力量，返还给头顶上的道路

到来，我是具体的虹，是高原渴望的质地和颜色
我是虹，我是虹插进高原的巨足
乘着月亮那小小的银鞍，隆重而庄严
（其实，我只是附属品）与之相关的万物
在一条道路周围，重新安排自身的命运
我知道有很多事物，在远处等我——
沟通、理解，而不仅是赐予和救赎
从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浩浩而来，迈过了千辛万苦
我知道有很多事物在铁中等我
在坚硬的柔软和干燥的土层里向圣地泅渡

“通风管道，让路基也可以呼吸，道出对灾凉的倾诉
斜插在路基旁的热棒，是我们身守如玉的刀枪
这金属的白杨，氡、氟、氯、利昂，丙烷……
循环中有隐身的枝柯和神奇的汁液流注
（透过探出边城的武器，汉代的骠骑还在大地中猎猎奔突）
冬暖夏凉，片石护坡的被子质地好哩，盖着舒服……”
几十年才开口的冻土，终于和人类化解了芥蒂
签订了互不相扰、互相尊重的人文
在可可西里，雪影和草香都是醉人的
有很多事物，在事物深处的驿站等我
顺着光，没有缝隙的道路，顺着迷人的迷途
顺着钢铁那腥甜的休香，进入一个人的世界
——钢铁的、冰土的、力量的、逻辑的、神性又科学的版图

钻桅——我的脊柱向天空生长，它眺望、召唤、思慕
而那坚硬闪光的根，旋转着优美的莲叶
妩媚地朝着黑暗生长。螺旋钻头向大地沉沦，旋转、
义无反顾
那是我手，我们的手，锋利的指甲
让我一寸寸抵近愿望，穿透黑暗触及物下之物
和再生之中——那暂时的窒息和死亡
钢铁的犀牛在石头、土和冰粒间低啄、冲突
用旋转的巨爪撬开了风火山——蹲伏在高原腹地
这挡在昆仑与唐古拉之间，通体赤红的猛虎
怎么也是荷花的形状和颜色？呵，我渴望的
嘴唇贴紧了大地中坚硬的波浪，我陈迹
（尽管海洋的眼泪已经结晶）
我洞察，紧闭着眼睛，却看见了泡沫般的沙砾
宝石，璀璨的蓝光，岩石的大鲸，冻土中的珊瑚

星星的芒果缀满铁蓝色的幕布
可可西里的傍晚，我游戏在上升的大海里
暂时把躯体融化，飘游着休息一会儿
桥上轻盈跑过的生灵还会有几丝胆怯和惊悚
像我，伸向地心之塔，在失重的忐忑里
也会产生几丝怨恨和恼怒——接下来的题目
天平一样的墩、梁，是一面携带着大地
赋予的力量远航；一面在大地和天空中
同时站稳脚跟，找到命运的归宿

（未完）